

歷史與空間

文：朵拉

台北捷運的詩情和畫意

在報紙看見台灣的政治人物吵架和打架的鬧劇，感覺那是一個無禮粗魯的地方，從電視看到台灣的娛樂節目，更為台灣的俗和胡鬧而想和這個城市保持距離。

捷運上的詩情

兩種類似娘惹色調的紅和藍，形成一個花團錦簇的Logo，光澤絢麗顏色瑰麗，像個圓圓的地球形狀的光色圖譜，貼在明亮亮麗圓形圖譜之外的右上方是一顆小小的朱砂紅圈，宛若畫家每次完成一幅水墨畫以後，看着合意可喜便端正地蓋上的印章。

依偎 向陽

在天色澄明的清晨 我們依偎在 花與葉的影下 啜取天地之間 還沒被遺忘的愛情

彷彿前生也曾如此 我的眼中燃燒着 水與風相互纏繞的火花 因你的回眸 含苞，終至怒放。

詩的下面，空白，底下一行印着台北文學季捷運詩展活動的主辦單位為「台北市政府」、由「台北市文化局」承辦，負責規劃執行的則是「印刻文學生活志」。

人，台灣詩人且向所有乘坐捷運的乘客展示他的才情，透露他的心事。生命有詩，生活有詩，夢想就不會失去有效的期限。幾個佇立身邊的年輕學生，靜靜地不說話，他們的眼睛，始終凝視着沒有被遺忘的向陽，沒有被遺忘的愛情。

濟慈曾經對他的好朋友雷諾斯比喻人生是「有許多居室的一幢大廈，其餘的門還關着，我進不去。」文學媒介也是有許多居室的大廈，除了小說和散文，多年來一直敲不開詩的大門，一直找不到詩的大門鑰匙。

詩有一種讓人穿行在現實與夢境之間的感覺。走下淡水車站，還沒到河邊，若有似無的毛毛细雨灑落下來，河邊的樹在朦朧的天色裡輕輕擺擺，跳起溫柔的舞步。

燈影在岸上明明滅滅，燈影在水裡悠悠晃晃，熠熠閃爍在春末的夜裡的還有詩人的愛情戀歌。滿天星蘊藏着思念，在空中四射散佈，一匹沒有盡頭的黑絨布鑲滿了奪目的鑽石。

從淡水回台北的捷運上，依偎仍在。深深的愛情淺淺地說，這就是詩。

捷運上的畫意

2002年冬至2003年春天，台北中正紀念堂及35捷運車站同步展出馬諦斯的部分作品。這個跨年展是主辦單位費盡心思從32個知名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經過商後，借來219件野獸派大師的作品，也將在台灣歷史博物館展出。



台北捷運。網上圖片

與此同時，台灣民眾可在乘坐捷運時欣賞到大師的復件作品。這是由台灣聯合報系、台北捷運公司及國立歷史博物館共同主辦的「在捷運遇見馬諦斯」活動。

為了配合這項展出，捷運公司發行5版《馬諦斯捷運一日票》，每版限量發售一萬四千張。

受邀參與台灣大學教育參訪團，一路遇到的人，無論男女，衣着打扮談吐行為，節制低調而有深度，蘊涵着細緻的韻味和優雅的氣質，和我向來在報紙及電視上看到的差別很大。

與魯迅情同父女的東北女作家，以小說《生死場》和《呼蘭河傳》深獲好評的蕭紅，曾提起魯迅生活一項事「魯迅不大注意人的衣裳，因他說過『誰穿什麼衣裳我看不見的……』」

許多人都不太重視色彩的搭配，以為只要把所有亮麗的顏色都往身上披掛，便成注目焦點。這是一個「災情慘重」的大誤會。如此這般地佈置聖誕樹倒是可以的。

人們往往從一個人的衣着打扮裡，

看出他品味的層次是高明或低俗。顏色學的理论提醒我們，大紅最好不要配大褐，冷色和熱色放在一塊，產生比較雅致的組合，強烈對比的顏色一起攜手出現的話，造成的難看效果甚至讓人覺得可怕。

然而，馬諦斯卻有本領將紅和綠，黑和褐，甚至紫和綠那麼不協調的刺眼色彩大膽地湊在一塊，衝突的顏色四溢得夠奪目，看起來卻和諧和順眼。因此有人稱他「色彩的魔術師」，確實當之無愧。

色彩之外，馬諦斯的線條也為許多畫家稱頌模仿。他一下筆，線條一勾，半個人體就出來了，簡單、穩定、圓潤、準確。

過後在一間中學校舍的圍牆上，看到一幅仿馬諦斯的圖畫，也聽到民眾的評語「真難看！」

古典瞬間

文：青絲

宋代的高薪統御

宋朝的天下是以武力威懾的方式，從後周的孤兒寡婦手中取得，為了防止手下武將日後也如法炮製，宋太祖趙匡胤坐穩江山之後，採取了崇文抑武的國策，士大夫成為了江山社稷的基石，以此避免武將擁兵自重而不受朝廷約束。

胡仔的《苕溪漁隱叢話》載，北宋賈黯中了狀元，前去拜謁宰相杜衍，接見時，杜衍詳細詢問他的生活狀況。賈黯告辭後感覺很沮喪，認為自己高中狀元，宰相卻不問文章，唯獨問生活，難道是覺得自己不足以擔當文章魁首。杜衍知道後，解釋道：「賈君名列第一，又身為顯官，這些不用我都知道。我唯一擔心的是他生活待遇不好，以致進退失據，影響做官。」

除了籠絡，宋室也有一整套控制知識階層的方法。如以科舉控制文人的出路，並在思想上進行嚴密控制，使文人與朝廷的關係變得密切，對政權產生高度的依賴性，成為一個易於統御的群體。因而，宋代的文人雖然好發議論，甚至結盟結黨，排斥異己，但也難以發展成為影響統治的力量。

《國老談苑》裡載有一事：宋太祖剛得天下不久，某日在內苑賜宴臣下，翰林學士王著借酒裝瘋，大聲痛哭追思柴世宗，等於是直唾宋太祖之面，斥其為竊取政權的篡國賊。旁人見狀，趕緊拉王著出去，王著卻死死拉住宮門，掩袂痛哭，死活不肯走，場面一時弄得很難堪。

宋初趙普做宰相的時候，某日收到吳越王錢俶派人送來的十瓶禮物，說是海產，恰好此時宋太祖登門作客，趙普還沒來得及將禮物收起來，就被宋太祖看到了，當場打開一看，竟然是十瓶金粒。趙普趕緊跪下謝罪，申明自己事先並不知情，宋太祖卻說：「受之無妨，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！」

岳珂的《程史》載，宋初，南唐大臣徐鉉素有文名，又善於辭令，經常作為使者入宋，宋方的大臣都很怕接待他，擔心屆時無法應對，會當面出醜。宰相也很為難，就上奏請示。宋太祖讓人找來一個大字不識的御前侍衛，讓他前去接待徐鉉。宴會上，面對滔滔不絕的徐鉉，侍衛一句話也答不上來，只得唯唯諾諾與之周旋。

宋代是以文官制度為基礎的王朝，其統御文臣的方式，是「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，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」。以優渥的生活待遇，為士大夫提供奢華舒適的物質享受，提高他們的參政熱情，使之勤於政務，並對政權產生依賴性，由此實現對權力的絕對掌控。

文藝天地

文：黃金月（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）

試筆

逛街

正值下班時間，我步出巨獸似的地鐵站口，擠過人潮如鯽的通道，終於擺脫了那堆沙丁魚群，吸到一口較為新鮮的空氣。此時此刻，我也明白到逆流而上的心情。不過，真不明白表姐為什麼要約在這麼遠的購物廣場見面，明明我倆居所的附近已經有一間很大的廣場，為什麼還要「遠渡重洋」……

就在此刻，眼前突然漆黑一片，究竟是誰蒙蔽我的雙眼？「曉雪，猜猜我是誰？」這麼老套的開場白，只會出現於爾志表姐的口中。「今天，你竟然沒有遲到，真難得。今次，你又想先去哪一間店舖？」我把表姐的手攔下，說道。表姐搖搖頭，於是，我們決定隨意走走。在廣場裡遊盪，已是家常便飯，也不是頭一次。每一個月，我和表姐都會有一次固定的約會，說是聯繫我倆的友誼。不過，在廣場裡，好像沒有了地心吸力，人，變得輕飄飄，飄到哪看到哪，沒有目的地。所以，每一次，我和表姐都是漫無目的「行到邊，玩到邊」。

頓時，表姐記得快到我媽的生日，便拉我到皮鞋店。店裡擠滿了不女士，身上還發出陣陣幽香，空氣中都洋溢着林林總總的香水：玫瑰、椰子、海洋。表姐從展示架上挑選了一對高貴而大方的平底鞋，驟眼看，這鞋的款式雖是平平無奇；不過，令人意外的是，鞋裡的軟墊厚厚的，相信這鞋有一定的避震能力。表姐看到我的反應，知道自己的選擇沒有錯，不禁偷偷地笑。

突然，人們像放縱了的牲口，發出吵鬧的喧嘩，向前走去。這人群的舉動，吸引了旁人的好奇。因此，愈來愈多人被他們牽着走，當然，我和表姐也被這潮水給捲去。抬頭一看，我們給領到一新開張的日本店，店裡所售賣的都是些廉價物美而日本傳統食品。而且，店裡還有不少優惠，故此，吸引了不少市民青睞。可是，我還是對日本食品感到抗拒，大抵，是福島核事件的緣故吧！輻射這物，可說是影響深遠，一時三刻，輻射並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所以，我對此店有不少疑問：難道這些便宜的貨物是含有微量的輻射？日本商店為本港市民提供優惠，是為了讓市民恢復對日本貨的興趣？「想那麼多幹嘛，

適當的份量吃不死人。而且，買少量貨品也算是為支持日本商店，幫忙恢復日本經濟啊！」一向只懂「買」的表姐竟然能說出這番話，真的一言驚醒夢中人。

再舉上數層，俯首一看，偌大的溜冰場變成小小的圓盤，在溜冰場上嬉戲的人彷彿像螞蟻一樣，一個跟一個在圍着溜冰場滑溜。看到這，表姐像着了魔一樣牽着我的手飛奔至一樓的溜冰場，說要溜幾圈。中學時期，表姐是校內溜冰隊的隊長，曾在不少比賽中表現優異，且獲獎無數。誰知道，升上大學後，學業繁重，又忙着打工賺錢，就沒有時間繼續練習溜冰了……不過，我知道，表姐沒有放棄溜冰，雖然嘴上總是說着溜冰不練習也沒有關係，可是我知道她的心裡對溜冰的熱誠仍然不會變。

正當我們想購票時，售票員卻說道：「抱歉！今晚的溜冰場將會用作冰上曲棍球的比賽場地。對比賽有興趣的話，不妨到場內欣賞比賽。」「冰上曲棍球是一項講求速度的極限運動，既然有緣來到這裡，不妨去欣賞欣賞。」爾志滿心歡喜地說着。進場前，我們還特意先購買一些小吃作「頂肚」之用。走進場內之際，球員都在高談闊論，看似不緊張比賽的結果。而且，我真的很難想像球員穿上保護衣後竟然能敏捷地在冰上滑動、操控球。比賽開始後，我和表姐都各自為自己心目中的球隊加油、打氣。不過，我發現這項極限運動真的很危險，球員之間經常發生肢體碰撞，有不少球員更因為速度太快而失去重心，倒在冰上。可是，倒在地上的他並沒有輕言放棄，也不需要別人的幫助而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，繼續比賽。我想，這些隊員一定有非凡的毅力、勇氣和強健的身軀。其實，仔細一想，做人何嘗不是這個道理？遇到困難，不能輕易放棄，跌倒了，要以自己的力量從失敗中站起來，想辦法改善、補救。這樣，經歷越多挫折，人，才會知道人生其實並沒有特別的難題，也不會常常以死作藉口。

短載

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(三十)

文：伍淑賢

Klaus，我繼續寫。你會奇怪的是，在這麼一個浩大的幾千人集會裡，有宏偉的言語，尖厲的歌聲，可我一點都不感動。我那個從美國回來放暑假的舊同學，竟然因為這事而自願留在香港，芝加哥有很好的大學，等着她回去上課，她也不理。這，我是完全不能明白的，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人，會因為這些跟自己全無關係的事，怒得發抖。可能是我沒受過高等教育，有些抽象的事，總不像那些大學生，好像不費功夫就完全了解背後的道理，還拋家裡所有責任，跳出來全身投入。不過，後來我在火車坐下，漸漸明白過來，比如有時我在街上，見到有媽媽拖着小孩的手，硬拉她去甚麼地方，或者假裝丟下小孩不理，自己走遠了，留下小孩一個人站在那裡，像殺豬般嚎哭，我就會憤怒得發抖。有次我真忍不住，上前跟那個媽媽理論，說她不應這樣嚇唬孩子，後果你當然想像到，就是那小孩走過來把我推開！面對人家親密的關係，我只是個外人。

Klaus，我真高興有你這樣一個人看我的信。我是多麼希望你每星期都給我來信哩，這是我每天都期待的事。我忘了有否告訴過你，每次收到你的信，即使只是薄薄的，我都會先放在抽屜裡，待晚上做好家裡所有雜事，妹妹也睡了，我才拿出來，有時坐這書桌邊，如果天氣和暖的話，也會到露台上，對着跑道上的飛機，享受你的信。其實你是一個寫東西不怎樣的人。哈，你別介意啊，你的英語我近來已經開始追得上，而且我看書應該比你勤力！德語我當然沒你辦法，你好是應該的。至於北京話，你一定比我流利，但是寫漢字，你真要好好下苦功了，字形還是小孩子的，像我小妹妹以幼兒園的習作。

有時你的信厚了，我便特別期待，坐在燈下，把玩着黃紋信封，看上面你手寫我的名字和地址，幾行藍墨水的字體，好久不拆，心想為甚麼今次特別厚呢，是很多的字要說，還是夾了小禮物？有一次，打開，原來信中心有兩塊重疊着的樹葉，用白色有壓花紋的廚房抹手紙包住，掀開仍有草青的氣味，撫在手心仍有點潮。另一次又是很厚的信，摸着卻是硬的。拆開來，是一塊對摺的金色卡紙，甚麼都沒有寫。我兩次都沒有問你為甚麼，只是自己傻傻的猜想。真的，如果不是我現在邊寫邊記起來，你也忘了吧？那兩次，我後來終於明白你的意思。送我樹葉，是因為去年我去柏林看你，有天我們散步，穿過一個走了很久都走不完公園，地上厚厚一層



褐色的乾葉，踏得很鬆軟舒服。我問你，這些葉還在生的時候，不知是甚麼樣子。你聽了，說了一些不知甚麼，然後今年春天，就給我寄來兩片新鮮的葉。至於那張燙金的卡紙，更難猜呵，我現在說出來，你看對不對？我想，其實你當時可能是打開了一包苦巧克力，撕開裡面銀色的錫箔紙，然後記起我曾經說過喜歡那牌子的巧克力，便把托着包裝的金卡紙整塊拿下來，送給我。這猜想可能全是錯的，不過你就讓我任性一下吧。你說過我們是很特別的，大概也包括送東西的方法吧。

說回今天廣場上的事。我不是跟你提過，有一個要好的同學，因為以前給修女和校長輕侮過，以後對公義和尊嚴都非常執著。今天她跟我發脾氣，我才明白了，我們這些和她一樣出身的人，因為當時沒有為這些事替她揭竿反抗，一直都被她看作是共犯，包括我這個早就退學的人。而她，不知是不是因為這段經歷，自覺比眾人崇高正義。你知道，我出來做事只有幾年，可也見過很多這類人。我對他們的感覺是很矛盾的。會不會過，是不是每個人在某一方面，都會是這類人。比如我一見到媽媽，大腦的血就往上衝，不能忘記就是她，沒讓我當一個正常的中學生。你不是帶過我去波蘭和奧地利，還去了看集中營，你說了一些那時的事給我聽。這些事之間，好像有點關連，但我說不清楚。

你說過，將來是我們的。是的，只是我們的將來，會不會是一條歧路，我們的心會不會生出很多惡念，我會不會走上媽媽的路，真不好說。人家說，你最討厭父母的甚麼，將來你一定就會做甚麼，這是注定的事。不過，即使如此，三四十後我再看這信，希望也記得年輕時曾經有過美好的心意。期待回信。SC秀貞。(全文完)